



2月28日上午，郝振东到达位于中国云南的南伞口岸。

位于缅甸的一幢7层办公楼，里面有两千多名骗子，编织各类电信诈骗骗局。

在“杀猪盘”骗局里 他选择放下“杀猪刀”

赚快钱

挣扎了59天之后，郝振东终于要跑出自己一头扎进的骗局。和他一起逃离的，还有105个正在这场骗局里挣扎的单身女性。

他首先需要逃出的，是位于缅甸果敢老街一个产业园内的办公楼。办公楼有7层，里面有两千多名骗子操着不同的口音，编织各类电信诈骗骗局。37岁的郝振东是其中之一，他的“公司”在7层，主要“业务”是“杀猪盘”。从河南洛阳来到缅甸后，郝振东度过了一段“颠覆三观”的日子。

他策划好了如何逃出这场骗局。临走前一星期，郝振东从公司服务器偷出105人的潜在受害人名单。他想，就算自己跑不回去，“能救回来几个救几个”。

2月28日晚凌晨3点是计划开始实施的时间。没人注意到郝振东溜出办公室。同事们只知道这个一米八的汉子代号“豹子”，时常沉默，一直开不出单。他们总嘲笑他，“豹哥本命年也赚不到钱啊”。郝振东不理睬他们，实在烦了，只说“本命年开单不吉利喽”。

他在等一个时机。3天前，南昌市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大队长陶江江和他定下了出逃日。下楼梯时，他尽力不去想被抓回去的可能。他只知道现在“一分钱也不想骗”。

到缅甸的机会是小叔介绍给郝振东的，本来说是当客服。工作第一天，他就发现所谓“客服”，就是“杀猪盘”的键盘手。

在2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，郝振东被安排进小小的一格，和五六十个同事在社交平台物色有钱的单身女性，通过聊天培养感情后，诱导她们在诈骗平台里投资。不少同事是比他年轻的“90后”。

郝振东面前是三本写着“土味情话”的话术本，一台电脑一体机，三部新款手机。手机常用的8个社交软件里，他的名字叫“关尾”，帅气的头像和完美的资料全来自一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红。

到缅甸前，郝振东就知道这份工作可能有法律风险。联系他的“老板”告诉他，做客服和信用卡套现差不多，“打法律的擦边球”。但是，视频聊天里，红艳艳的人民币铺满了“老板”身边的桌子，他动了心。

郝振东知道，“擦边球”意味着“来钱快”。小学毕业后，他修过桥修过车，也开过烧烤摊和超市。他逐渐厌恶给人打工的生活，“可能你干一个工地，干半年一分钱也要不到，很正常。”2004年，他回洛阳学了一年计算机技术，出来自己开了网游代练工作室。家里搞了400多台电脑，用外挂给客户刷游戏金币，“生意”好的时候十几个员工叫他“老板”。

网游代练一个月最多能挣20万元，但网游公司有时会大面积封号，到2014年，他欠下将近200万元的债。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。

他迷上赚快钱的感觉。这些年，他干过信用卡套现，也买过彩票，目标是五百万元的大奖。“当你尝过肉味，还想吃素吗？”

即使近年来网游公司对代练的打击力度加大，他还是不死心地干着代练，一个月几千块的收入离他梦想的“翻盘”差得很远。当小叔把缅甸“老板”介绍给他，并承诺一个月至少赚六七万元，郝振东没有拒绝。

他们是偷渡去缅甸的。当负责带领偷渡的“蛇头”让他们把行李一件件扔进庄稼地，郝振东隐隐感觉这是一条不

归路。

蛇头说，他们要爬山进缅甸，随身物品都是累赘。和郝振东一起偷渡的有12个人，他们一路无言。他后来和同事聊天才知道，这些人里，男的是被不同老板领去做电信诈骗，女的是去各个娱乐场所陪酒。

来缅甸4天后，他熟悉了一系列诈骗流程，提出不想干。老板不让走，除非给钱赎身。第一个月5万元，第二个月7万元，第三个月12万元。没钱只能自己跑，在他之前，3个河南老乡逃跑时误入缅甸军事基地，被流弹炸伤。郝振东决定先等一等。

在这里，通过聊天和“客户”建立感情基础的过程叫“养猪”，一般要持续一星期以上。等到关系稳定，“客户”在诱骗下开始往诈骗平台投钱，就可以挥刀“杀猪”。

“养猪”阶段他还没什么负罪感。他把日常“工作”当成普通聊天，再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即兴发挥。到了该“杀猪”的日子，郝振东“心态崩了”。他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往平台里充了100元人民币。当天晚上，他跑上无人的天台，用私人微信号给她打电话坦白自己是骗子，自己掏钱把100元转了回去，“我又不是没见过100块”。

女人

在此之后，郝振东几乎每次和“客户”聊到诱导投资的阶段，都会趁组长巡逻的间隙打电话向她们坦白身份并道歉，要求对方删掉自己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要先和对方营造出“爱情”假象，再告诉她们这场“爱情”的真相，他管这叫“给她们上的一堂课”。

在其中一通电话里，他告诉电话那头的女生：“骗你们感情不重要，这是我作为一个骗子该做的，我不做，就会在这边死，但我不会骗你们钱。你不要再在网上聊天了。”

得知自己差点被骗，有人感谢他的“良心发现”，也有人哭着说“网恋比现实更伤人”，就算是骗局也愿意和他相守。狠心拉黑对方后，他自己也会有些难受，“神仙才没有感情。”

“如果是男的就骗了”，他能感受到这些毫无保留相信他的女人，对爱情有着极度的渴望，和那些抱着“玩玩”态度、

追求肉体刺激的男性不同，“男的被骗一般都是裸聊，不是感情上真的投入，被骗那该他倒霉。”

在寝室，他总听见喝了酒的同事吹牛，说自己今天又“杀了肥猪”，有人最高一单骗过300万元。有的女性“客户”被逼到自杀，同事把这作为炫耀的资本，郝振东心里不是滋味。

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他有自己的底线。小时候他跟过老家的混混儿看场子、要账，真要拿刀砍人，他下不去手。“骗女人的钱我会良心不安。”在他的认知里，女性就是“弱势群体”，需要被呵护和关爱。

在郝振东呵护和关爱的对象里，有他10岁女儿的影子。女儿被判给了前妻，郝振东已经4年没见她了。但他不想女儿被别人指着说“你的父亲是个骗子”，也不想女儿长大了会被这些“坏透了”的人骗。

在郝振东接触的“客户”中，有人是第三次碰上“杀猪盘”。第一次被骗几十万元，不甘心，要在网上再找一份“真爱”，结果几十万元又没了。第三次碰见了郝振东，“像这种就是劝不过来了，就算我不骗她，也会有第四个人骗她。”

也有人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他微信上加过四川姑娘李晴，在网上到处找帅气多金的男性谈恋爱。郝振东办公室里三四个同事都盯着她，准备等时机成熟，利用她傍大款的心理实施诈骗。

他曾告诫李晴，“天天在网上钓高富帅，不怕别人骗你吗？”李晴信心满满地回复，“能骗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”

因为同事还在和李晴联络，他不能直接告知李晴自己是骗子，只能删了她的微信。跑出来后，他从警方那里得知，李晴被同事骗了1.3万元。

他的好意得到过回报。一些被他劝阻的女性帮郝振东报过警，但因为她们没有财物损失，郝振东也不在境内，超出警察管辖范围，她们的尝试全部石沉大海。

他逐渐失去希望。之前老乡逃跑误入军事基地的惨剧，还有那些逃跑被抓回来会被卖器官的传言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听老板对新来的人说，春节期间所有口岸都会关闭，别想跑回国。他决定等到春节假期后，借一两万元找个带路的“蛇头”，把自己送到边境线上。

既然暂时出不去，郝振东

只能按照“公司”规定，每天添加两个网络好友，把她们发展成潜在“客户”，再找机会劝阻对方。

转机出现在郝振东的第6个“客户”——来自江西抚州的杨宇身上。1月28号，44岁的杨宇在社交软件认识了“关尾”。她习惯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和“关尾”聊上两句，“是我的精神寄托，我把他当知己。”

聊了一个多星期，“关尾”总是故意消失，上线后还用话“怼”她。2月17日，当郝振东说自己是被骗去做“杀猪盘”，杨宇才恍然大悟郝振东之前的异常举动，是想让她厌烦自己。

郝振东事后想起来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遇到她真是我的幸运，没有人对我这么上心。”杨宇在得知郝振东的处境后，没有把他删掉，而是一直关心他的状态，承诺一定要帮他出来。她说想见“郝振东”而不是“关尾”，视频电话那头的大汉不好意思地露出“真容”，说自己长得丑。杨宇安慰他，“每个人都是漂亮的，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。”

2月18日，给抚州市公安局报案后没有得到回复。杨宇没有放弃，在查询到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线“96110”后，她联系上了南昌市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队长陶江江。为了确认对方身份，2月19日，她专门请假开车去南昌，和陶江江见了上面。

两个人合力握住了把郝振东拉出骗局的绳子。

豹子

除了老板，没人知道郝振东的真实姓名。他给自己起的代号叫“豹子”，豹子狡猾，遇到厉害的对手会逃跑，看见猎物又会以最快的速度出击，“是丛林法则里最聪明的动物。”

陌生又凶险的丛林中，“豹子”只能靠伪装存活。郝振东打字速度快，能同时和十几个人聊天，“聊天效率能抵半组人”。面对老板开不出单的质疑，他挤出憨厚的笑，“越是不懂电脑的人，越容易开单，就像一张白纸您想画啥画啥。我就是一张黑纸，画的太多，思维太多，不好骗人。”

每天午饭后、睡觉前，他都要经受“公司”的集体洗脑。在会上，老板对业绩好的员工大加赞扬，亲手分发塞满现金的大红包。对一直没有业绩的郝振东，则少不了威胁恐吓。